

关于“规往” ——读《管锥编》札记之二

俞明芳

“规往”是我国晋宋时期著名诗人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中的一个词语，因为它涉及该文上下文的意义以及陶集版本等问题，所以颇受历代学者的注目。钱钟书先生所著的学术名作《管锥编》中就有“规往”条，文不长录于下：

陶潜《桃花源记》：“南阳刘子骥，高尚士也，闻之欣然，亲往未果，寻病终。”按陶澍注《陶靖节集》卷六作“规往”。注：“焦本云一作‘亲’，非”；是也。“欲往”可曰“未果”，“亲往”则身既往，不得言“未果”矣。“规”字六朝常用，如《魏书·孟表传》：“云是叔业姑儿，为叔业所迷，规为内应”，又《尔朱荣传》：“我本相投，规存性命”，皆谓意困也。

（第四册第 1228 页，中华书局 1991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）

钱先生这则“按”从版本和上下文文义对“规”进行了论述，是很有说服力的。从版本来说，陶澍注《陶靖节集》卷首“诸本序录”指出焦本系明焦竑本，并称“焦氏此本系宋刻”，这当然是比较珍贵和比较可信的。从文义来说，“规”作“意图”讲，也就是通常所谓的“打算”。“亲往”与“规往”虽只一字之差，但意义是相差很大的。显然这里应当用“规”字，不应当是“亲”字。然而此则“按”的意思在清王应奎《柳南随笔》卷三已有论述，似可补：

读书须读古本，往往一字之误，而文义遂至判然……又《桃花源记》“欣然规往”。

规，画也，规字与亲见笔画相近，今本亦多误刊，而不知既云“亲往”，下文不应又说“未果”矣。（王彬、严英俊点校本，中华书局 1983 年 10 月版第 56 页）

据此书的“点校说明”称：王应奎生于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，约卒于乾隆二十四、五年（1759—1760）间，活了近 80 岁。又说，《柳南随笔》初刊于乾隆五年（1740），《续笔》初刊于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。在王逝世后嘉庆时（1796—1820 年）张海鹏合刻《随笔》、《续笔》收入《借月山房汇钞》。可见在王生前他的《随笔》和《续笔》均已相继刊行。而陶澍生于 1779 年卒于 1839 年，比王应奎晚生了近一百年。从时间上看，陶澍是有可能看到《随笔》和《续笔》的初刊本和张海鹏的《借月山房汇钞》的。因此我推测陶澍的上述看法也是有可能受到王应奎说的启发的。而且王的《随笔》在当时是颇受“艺林”重视的，顾士荣《柳南随笔序》就说出了一种情况：“艺林思见其书，等于饥渴，余因请君出之，为付剞劂，俾枕中之秘，为国门之悬焉。”下面还可以举一个此书影响之大的实例：清代著名学者杭世骏（1605—1772 年，比王应奎略晚）在其著的《订讹类编》卷三“字讹”中就收了《柳南随笔》“欣然规往”条，见上海书店 1986 年 6 月影印本（据 1918 年吴兴刘氏《嘉业堂丛书》本影印）第 158 页。

查陆文虎同志编的《管锥编》索引》（中华书局 1990 年 3 月第一版）第 17 页载《管锥编》第二、三、四册共有七处引了王应奎的《柳南随笔》；同书第 199 页载《管锥编》第一、三册共有 3 处引了杭世骏的《订讹类编》。那么钱先生为什么不引《柳南随笔》的“欣然规往”条呢？我推测这也许是因为王应奎未具体指明“古本”之故。这就涉及到陶集版问题了。关于这一点似乎也是有些材料可作为补充的。

清代著名藏书家、校勘家黄丕烈（1763—1825 年）“喜藏书，搜购宋本图书百余种，专藏一室，名为百宋一廬。”（1979 年版《辞海》）。他为此曾约请同时的著名校勘家顾广圻（1770—1839

年)撰写了《百宋一廬賦》,并亲自为此賦作注释。黄在此賦末的注文中说賦写成天 1804 年冬,次年春顾“手书其稿见寄”,秋天“适余注賦竟”。黄在此賦的“题注”中称,其注“多陈宋槧之源流”。(中华书局《丛书集成初编》《百宋一廬賦》1985 年版第 22 页和第 1 页)此賦中有一节专门讲黄所收的宋本陶渊明集:“尔其陶诚震世,签题元笔。规往之外,几尘屣拂。”黄丕烈注云:“陶渊明集十卷,每半页十行,每行十六字。汲古阁秘本目云:与世本全然不同,如《桃花源记》中间之欣然规往,今时本误作亲,缪甚,他如此类甚多。签题系元人笔,不敢易去云云,即此本也。最后附曾纘说一首云:亲友范元羲示义阳太守公所开陶集,未署宣和六年,是北宋槧矣。宋宣献言校书如拂几上尘,旋拂旋生,即此说中语也。”(同上第 12 页)顾在賦中特别点明“规往”,黄注则认为这本汲古阁藏是“北宋槧”。

日本桥川时雄著有《陶集版本源流考》一书(1931 年文字同盟社),其第四部分是“南宋刊各本纪要”,首先介绍了这个版本:“陶渊明集凡十卷,编刊者名氏未详,旧藏汲古阁,今未详其存佚,惟因咸丰光绪两种影刻,乃知其原本为真正宋刊也。”(第 9 页)下面引杨绍和《楹书隅录》载此本云:“北宋本本(“本”为衍文,俞按)陶渊明集十卷,二册,一函,每半叶十行,行十六字。有文彭、文彭之印……毛氏子晋、子晋之印、子晋书印、子晋、汲古阁主人、汲古阁……黄丕烈、士礼居、百宋一廬、陶陶室、雅庭、骏昌……各印记”又载汪骏昌 1848 年写的跋:“此宋板渊明集系汲古阁故物,其藏书目谓与时本全然不同,桃花源记欣然规往俗本作亲……他如此类,不可枚举,盖所贵乎宋板者,为其可以正俗本谬误而好古者得开卷之益也。因摘汲古书目中语,录诸简端,后之藏是集者,庶几知其所以可宝欤。”又载杨绍和 1863 年写的识:“此北宋槧陶渊明集,乃毛子晋故物,汲古阁秘本书目云:与世本全然不同,桃花源记如闻欣然规往,今时本误作亲,谬甚……洵称奇籍。又云签题系元人笔,不敢易去。后与南宋汤东硕注陶靖节诗并为吴门黄尧圃(丕烈)所得,颜其室曰陶陶……盖皆世间绝无之秘籍也。汤注本先公于道光己酉获之袁江,又明年,此本及东坡和陶复来归予斋,距尧圃之藏已花甲一周。”这一跋一识均有关于此本的来历,而且均引了汲古阁秘本书目,桥川时雄按:“此本之为北宋刊本,诸家言之凿凿,余以为世间无二之佳本,余未睹此书原本,然亦认为南宋槧刊,至可珍重无疑议者。”桥川是把此本作为南宋刊本的,这是与黄丕烈等人把它视为北宋槧不同。但不管怎样,总之,这是一本珍贵的宋板书则是无疑的。从以上所引可见,汲古阁秘本书目中这句话反复被人称引,可见这段话的重要性,权威性。在清人中较早引用汲古阁秘本书目这句话的可能要算吴騫了。陶澍注《陶靖节集》卷首“诸本序录”中收了吴騫 1785 年写的汤东硕本(南宋汤汉注陶靖节诗四卷本)拜经楼重雕本的跋,就有毛斧季的那句话。桥川的《陶集版本源流考》第 17 页也引了吴騫的跋。看来清人是很看重这句话并把它作为宋板书的一个重要依据的。

桥川时雄说:“陶集已有北宋刊,今佚而不传;至于南宋,愈见其刊布。于今可考者亦有四本:汲古阁藏十卷本、曾集本(不分卷)、明焦竑藏八卷及汤汉四卷本是也。”(同上第 9 页)。南宋本中有三本可确定作“规”的,它们是:焦本,已见前引;汲古阁也见上引;曾本见逢钦立校注《陶渊明集》卷六(中华书局 197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66 页。)从版本上说,作“规”字是有充分根据的。

桥川的书出版于 30 年代初,距今已有 60 多年的。作为一种学术见解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。借用《管锥编》中的一句话:“邻壁之明,或有取焉。”不知钱先生以为然否?

沈蕙仲先生编著的《知困录——中学文言文备课札记》一书也收“欣然规往”条,云:“规,规划。一本作‘亲’。‘欣然亲往’与下文‘未果’语气连贯,宜作‘规往’。”(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2 月第 1 版第 227 页)我觉得这里讲得过于简略,至少应当将钱先生《管锥编》中“规往”条列入,沈先生在贾谊《过秦论》“有席卷天下……并吞八荒之心”条中引用过钱钟书《管锥编》(俞按当作编)中评此四句的一节文字。“规往”条反倒不引,似失之交臂,惜哉!